



萧军全集

17

华夏出版社



“银锭桥西海北楼”——萧军故居



書樓

17

萧军全集

致家人
友人
读者
公函
(续)

华夏出版社

目 录

Q	3
R	16
S	36
T	60
W	85
X	145
Z	214

第二辑

致友人，读者，公函





Q

致 轻骑队壁报

轻骑队壁报：

一般的事情总是：一次特别；二次例外；三次当然。好坏事情恐怕全出不了这三个关口。一个人或人群在一种习惯里生活久了，就容易与之物化（好坏先不论），这时候如果有人敢于打破这习惯，轻者是反对，重者把您请上十字架的事，也并不能算稀奇。这在中外历史上已经成了惯例。虽然后来也许有人发现这冤狱，但那至少要迟一个时候的。因此在一个什么运动的起始，多多少少总要有几个殉道者们底血，来渲染一番的。这样后来者才能安然地走过去。

我对于贵队是赞成的，不过一时我还想不出什么好意见，这下面所写的是随时想起的。

一、态度：态度是处理一切事情的根源，我愿这刊物始终保持公正严肃的态度，文章的形式随便可以嬉笑怒骂。

二、方向：多多说服，少打击；多多引导人向上，给以自新之路。在严苛里要有宽恕，在暴露里要有包容，对现象和本质，人和事要个别看，也要全般看，勿流于琐碎。勿走向“黑幕”小说之路。

三、编排：每期有个中心主题，集中这个主题开炮，要有连系性和引申性，不独与延安的生活主潮连系起来，和舆论、社会、心理等组成一个蜘蛛网。

想到的就是这些了，很空洞，待有机会想起什么意见再写给你们。

专此祝

好



萧 军

三月二十六日

致 区主任(延安川口区)

区主任：

昨天去区上，适值公出未遇。

关于此次政府上把我作为一个“居民”居住于六乡，我很满意，这于公家，于我自己全很好。

我此次脱离公家来乡居住，事前以曾向边区政府提议过，希望以一个“公民”的身份帮助我一些粮食、生产工具，待我能自足自给时，再行归还，并未要求以“工属”或“休养员”等身份待遇。因为我既不是公家的工作人员了，又无病，当然无此权利享受此类待遇，在起始一个月中，公家既然如此优待我了，我当然也不便拒绝，而且很感谢政府的好意！

关于此后的问题，我是以一个“居民”身份在此地居住下去，已经向范乡长及刘庄村长表示过了，愿意遵守享受这里一般村民的义务和权利这无问题。其次是柴水问题，我们自从到六乡一个多月，共得到公家四背柴（共约一百六、七十斤），其余是我自给的。关于水，我也是一直自给着，这也无问题。余下的只有粮食问题和生产工具、土地问题。

一、我全家共三口人——不久又要生一个孩子了，将为四口——希望政府方面能代借明年全年的粮食，不然就先借小米一石五斗，麦子五斗，吃到何时算何时，待秋收后，我们尽可能还补公家。

二、我一个劳动力大约可种地五垧。

三、生产工具——镢头一把，锄一把，斧头一把，绳两条，镰刀一把，种菜小锄一把。

以上诸问题可否之处，我甚盼政府方面早一些给我回信，我好做一番明年生产准备。

关于以上诸问题如果由乡长解决，我也愿只对乡长一人负责，因为我究竟是“公家人”，又来此地不久，一切不熟悉，这于各方面全不方便，一切请和范乡长相商为盼。此致

敬礼



萧军

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

致 钱 进

钱进同志：

因为每种报纸，全有它底特点，不同的中心，编辑要看具体情形而定。比方你编蒙古报，就应以当地，当时的读者对象为前提，看他们应当知道些什么？需要些什么，正在生长、褪落一些什么？指出一些什么，纠正一些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和读者取得思想、血肉连繫，使他们感到这报纸属于他们“自己的”，而不是卖主与买主的关系。

再就是要细心，耐心，敏锐地抓住新鲜事物。编辑技术方面，选稿要配合总的中心。一篇平凡的稿，如果稍加点染，添裁，换过能抓住全文精髓的标题，往往也可以“点铁成金”我所知如此。

关于我的杂文，大部载于《文化报》上，内蒙古报有，并寄去了一份合订本，请参看。画及报收到了，谢谢，报编得很活泼。此致

敬礼

萧 军

六月十日

致 前野淑子(平石淑子)

前野淑子样：(这个字是否合适？请谅！)

寄来的《资料目录》和信，均先后收到了，勿念。

关于《目录》我还未能仔细看，但仅仅从数量上来看，已经使我很惊讶，想不到在日本竟能搜集到如此齐全，有一些连我自己也忘了，待过些时日我要好好看一番，有什么该指出的，当然应该指出。这《目录》也给我的妻子王得芬同志和我的第二个女儿萧耘看过了，她们也认为很好，因为她们也正在研究、排编萧红和我的年表。

关于萧红著作年表部分，在一九八〇年第二期的《新文学史料》中已登载了一次，这是由丁言昭(女)、萧耘(女)、方凌(女)、萧军(男)参酌订



正过一次了，但还有缺漏、不完全的地方，只好等待将来改正补充。

关于萧军的著作年表，于一九八〇年由东北辽宁和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编的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》第二期上有过刊载。编者有：金伦（女）、丁言昭（女）、曹穉子（女）、萧耘（女）。由于某种原因因此刊还不能公开发行。如果此刊“解禁”以后，我当为您寄来一份，因它印数很少故也。

我的妻子王德芬正在编我的生活年表。我在未成为“作家”以前，从来没想到还有这些麻烦的事啊！

在日本我还有几位见过面和没见过面的男女朋友，他们全是热心研究“二萧”的人，我把他们的地址抄给您，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和他们通通讯。

一. 佐野里花（她原为浦原里花）因为新结了婚，所以改为“佐野”了。她住于大阪市，东淀川区，上新庄三丁目十八——五。她为一个经售中国书笈的书店店员，今年只有二十五、六岁。她翻印了三百本《跋涉》，如果手边还有，她会给您一本的，同时我也写信告知她。

二. 林民江。她是出生在中国的东北，已经结了婚，并且有了两个“千金”，她的女儿照片已寄我，昨天也来了信。她的地址是：千叶县，松户市新松户五丁目——中央バベツハウスA209—270

三. 阿部幸夫（男）。他在去年和高畠穰以及其他诸君曾来中国，我们在一起曾开过“座谈会”。他最近把一本《中国作家访问记录》寄来了。高畠穰是《八月的乡村》日文翻译者。他的地址是：东京都、日野市百草七九一，四四。

我希望您能够和他们取得联系，这对您的事业可能会有些帮助罢？

您的父亲既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兴趣，对您也一定帮助很大。“文化”这一概念，从发生那一天起，它就应该是彼此交流、影响而形成的。绝没有单独的“文化”。印度和中国，中国和日本……就是一例。

最后应该说，您的中文程度已经很好了，信写得如此严谨和条理分明，其实我这人是“随便”惯了的，此后有什么问题就直言说罢，我从不“怪罪”任何人的，这和我接触过的人，他们是作证的。——例如您的朋友吴岚先生。我今天还有以上所举三位日本朋友信要复，这信就写到这里了。祝

快乐！

萧 军

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



前野淑子女士：

您七月二日发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信，由北京人民出版社于前几天转给我，我于七月廿五日由北戴河才回到北京。

关于《跋涉》我记得曾请佐野里花寄您一本，也许她忘记了，也许我没通知她？……因为这书在日本曾由她翻印了三百本。如果您无此书，可写信给：“大阪市，东淀川区，上新庄三丁目十八——五佐野里花”要一本。如果她无有了，可再写信给我，我当为您寄一本来。我的通讯地址：“中国、北京市、西城区、鸦儿胡同六号”

记得您的“目录”寄来，我曾写过一封信，不知收到没有？祝好！

萧军 上

八〇年八月四日

致 裘 沙 王伟君

伟君
裘沙 同志：

我们昨天去参观美术馆的“美展”，发现你们的两位小将——小鲁和大力——作品也被展出了，我们全家对于这一“发现”全为你们夫妇和他们弟兄而高兴！谨写数字表示我们的祝贺。敬祝近好

萧 军 上
王德芬

七月九日

小将们请代致意不另
有工夫请带孩子们来玩

关于编辑《鲁迅照片集》的几点意见

- 一. 准备几个较具体的方案(包括各方面)
- 二. 要成立一个具体机构,聘出名义上的负责人。



- 三. 要设立一个工作地点, 并应有经常管事务的人驻在那里。
- 四. 聘请摄影、美术编辑专家以及其它方面的有关人员。
- 五. 建立国内、国际(包括日本)通讯联系。
- 六. 要做长期安排, 个人负责到底的精神。
- 七. 历史、文献、美学、社会……全面有机、有连系的考虑。
- 八. 印刷方面具体材料, 装帧……普及与特殊的关系……

裘沙同志:

来信收到。

关于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拍照的事, 您的推测可能是对的。一般的情况下鲁迅先生是不愿给人拍照的, 除非是比较可靠的国际友人。我记得一次日本作家小田狱夫或“矢崎弹”等什么人到上海, 曾要求鲁迅先生准许给“我”拍个照, 但是被鲁迅先生谢绝了, 理由是当时中国政治环境恶劣, 属于左翼阵营内的作家是不愿给国民党等特务们造材料的, 由于日本作家拍的照片可能要公开登载, 这样就要成为他们的“参考材料”了。

萧红和许广平先生共拍的照片这印象我是有的, 但其它却什么也记不得了。由于我们搬到四川路后离鲁迅先生家很近, 萧红有时候就顺便单独去了, 或者她先去我后去。我估计这照片是史沫特莱或她的友人(外国人)代拍的, 可能是为了登在什么英文刊物上。

那天的“棋票”我没能去, 因为我不懂棋道, 是由王德芬和孩子们的四姑上、下午带他们去的。谢谢您对孩子们的关心。

您仍然“锲而不舍”地坚持工作至为钦佩! 同时也希望注意身体健康。王德芬囑向

伟君同志及孩子们均此致敬

萧 军

七五、九、廿五日

裘沙同志:

昨日收到来信。两个星期以来在修“楼”, 我在打杂和做“小工”, 忙得每天是“汗流浹背”。直到昨天, 基本工程才算告一阶段, 此后则是自己内部修缮的工作了, 这可以慢慢来。高潮时, 人数达三十余位(有一部分解放军)。经此修缮以后, 据云, 不遭七、八级地震, 保住三、二十年无问题, 如此我又可以在此“安居乐业”可一直到去八宝山了!



一笑。

恭贺你又接受了一批大工作，我预祝你一切顺利和成功。我的心情和您的心情，在开展鲁迅先生事业方面应该是一致的，应该是悲喜与共也！

近来的心情很复杂，思想也很紊乱……这可能由于我们今年遭受的大变故太多了！压得有些呼吸全感到艰难了。

《书信集》和《日记》以至《照像集》均切盼能够得到。此后凡属于先生有关的文献，如果方便，希望也切盼均能得到一份。这只能仰仗您的分神了。

《书信集》精装一本，平装一本（共二本）。《日记》精装一本，平装一本（共二本）。总之，能买到什么“装”就买什么“装”罢。

待过几天，等家务清理之后，当来看您及全家。

此祝

好！

萧军 76.9.25

萧耘信已转给她，她向您道谢！

又及

裘沙同志：

鲁迅书简第一信，照像如已制成我迫切需要。如未制成，即请把有第一信的那一本借我一用。请于今日下午或明日上午送到鸦儿胡同为盼。

萧军

八月十三日上午八时留

裘沙同志：

请把珂勒惠支和杜米埃画册如有请带给我看看。晚间八时可送团结湖。

萧军

一九八〇.九.十八

伟君同志：

新年好！

兹介绍我的老友女儿鲍旭东前来面谈，她想学画画，因为她预备



报考工艺美术学校服装设计系，我素仰您是热心助人的，因此介绍她前来谈谈，请给予指导为感！

致

礼

裘沙同志均此

八一年一月二日

萧军 敬上

裘沙同志：

我介绍老朋友女儿鲍旭东想找伟君同志学画画，因她不在北京，请您和她谈谈罢，她要考工艺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。此致

敬礼！

萧 军

一九八一·一·十六

裘沙
伟君 同志：

又是春节了，本来想前来看你们，我因为有畏楼高，只好罢了。

谨送上糖一盒，聊表寸心。祝

春节全家好

八六·二·八

萧军 上

致 秦友梅

友梅同志：

二月八日收到你的来信，得知几十年生活过程，不能不感慨万端，心潮澎湃，一长叹息也！所幸经此大劫，彼此尚能存世，亦堪两慰矣。知你尚能登台演戏，身体与精神双佳，实属难能，应善自珍惜为盼。

于接得你信前两日，竟亦接得张颢文同志信，亦一喜讯也。昨日接得你信的当天下午，二女萧耘从文化局将我被扣存的五十余册《日记》及若干手写诗稿亦取回，此亦一喜讯也。此项《日记》及诗稿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抄家时被抄去的，作为“黑材料”存档入案，虽经多次索取，均托故拒不发还，直到一年前我写信到邓副主席处，今



始得物归原主，殊非易易！

得知你和颀文消息，《日记》又归还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应属“三喜临门”，因此全家均“皆大欢喜”。

我身体尚顽健如恒，现正从事鲁迅先生书简（给我们的五十三封）注释工作，估计到年终可竣事，而后即写《延安回忆录》或《我的生涯》，以余生年月，我要为我自己的“功罪”作一“结论”；我也要为某些人作一“结论”。

若干年前我遇到一个“迷”，想提出来问问你：

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市文化局后院被关押期间，有一个看管我们的女红卫兵（约十六、七岁）名叫赵晋平的，她对于我们性情很好，态度也和善，一天室内无人，她忽然问到我：

“你认识秦友梅吗？”

“认识”我回答说“她是一位京剧演员，你？……”话到这时有人进来了，她急急去开会，我也就中止了我的问话……。

在抄家过程中她对我的家人也很同情，很和善……。由于她提到你的名字……这引起了我的茫茫的思索：这以前我知道你结了婚，也生了一个女孩，计算年龄也差不多，而我更注意观察了她的相貌，说话的声音……几乎和你很相像，我几乎断定这可能是你的女儿了，但此后就再没有和她有交谈的机会，不久也就走了……。

从你来信中印证，这可能不是你的女儿“丁巧巧”。但这个女孩她是谁呢？为什么她又提到你的名字呢？她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于我来说今天还是一个“谜”。

在还回来的《日记》中，我偶尔翻到将到哈尔滨时的一段《日记》，其中竟记有我们初识一段话：

“十一月八日

上午和陈布文去秦友梅、徐菊华处，和他们谈了些如何组织平剧研究会的方法。

晚间又和华君武、罗烽同去秦处，我把此后工作关系介绍给他们，而后大家在秦家喝酒，谈得很畅快。秦他们很憎恶旧社会那种对他们传统看法，他们要提升自己社会地位，获得艺术新生命，甚至表示愿意和我们一同撤离哈尔滨，徐也把他多年写的剧本，大体读给我们听了几段，这是一个有热血，聪明青年，只是修养不足，我们要负责改造、教育……他们。”

我是如实地把这段《日记》抄在这里，如今已是三十多个年头过去



了，这可以证明在那时候你的政治倾向和决心就是鲜明而坚定的。
听说徐菊华也冤死了，这也是京剧界一个损失！是令人惋惜的！
日前偶尔写下了几首诗，抄给你：

北海公园九龙壁侧习剑

一

半规残月下西天，似剪晨风透体寒！
爱是冰封千里雪，流龙壁侧战犹酣。

二

一剑横空气若虹，玄黄血雨地天腥！
八荒四极闲开眼，鬼雾妖氛取次清。

三

来去长安老缁衣，几经生死忆迷离；
似真似梦余何有？入眼疮痍四野啼。

一九七九、一月二十三日晨

我们是多么盼望再能在舞台上见到你的艺术形象，听到你的“银嗓子”……也许会有这一天，我们期待着……。

舒群、罗烽、白朗我们全见到了，舒群“结论”问题已完全解决，不久和夏青可能就移来北京工作了，罗、白还在等待着。谨此祝好！

全家均此

· 萧军 上

七九年二月九日

致 秦 威

秦威同志：

红樱去世万望节哀是幸！我才由日本归来，接得丧讯，谨书数字奉劝！

祝



健康!

萧 军

一九八五.九.廿

致 齐锡奎

锡奎同志:

您的信收到很久了,关于方靖远的行踪,此次我回东北时,曾在一起盘桓数日。他现改名方未艾,已退休家居,我和他也已数月未通信,兹将他可能行在的地点附下:

家在:辽宁本溪方甸石矿一一七——〇三〇

现在,可能在沈阳,辽宁省图书馆科技部李玉朴。请您自己查一查罢。

祝

好!

萧 军

一九八〇.一.卅

致 《青春》编辑部(南京)

编辑同志:

每期《青春》均收到,勿念。寄来的附件也收到了,我一时想不出什么意见来,因此无法写什么。

为了回报贵刊的盛意,我把保存在手中《鲁迅先生书简》最后几封注释为你们寄来,如可用,即用;如不可用,即请寄还给我。此祝

撰好!

萧 军

一九八〇.八.廿一

通讯:

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六号